

新新小說

第貳年
第陸號



售書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每冊零售
二元六角	一元四角	二角五分

郵費視路遠近照加凡爲本報任代派者均提二成作爲酬勞惟定費須預先繳齊否則作零售算

告白價目表

洋裝每頁	洋裝半頁	洋裝一行
六元	三元	三元
角	角	角

凡欲登告白者請向總經理處開明書店商定全年半年價當格外從廉

編輯兼
發行者
上海徐家匯
新新小說社

印刷所
上海新馬路
開明印刷部

總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東首
開明書店

本報發始。不過爲一二友人戲作。後爲見者憐
 愚。因以付刊。故一切定名等類。皆近游戲。現雖
 仍舊不背此義。然自本期始。已籌足資本。認定
 輯員。按期印行。不再稍誤。且本報擬定以十二
 期爲一結。束。十二期中。必將期中所出各書。先
 後出畢。至十二期後。乃再出他書。又以十二期
 爲一主。義。如此期內。則以俠客爲主。義。故期
 每冊。皆以俠客爲主。而以他類爲附。至十二期
 後。乃再行他主。義。凡此數語。皆當預告。以代信
 誓。

本報特白

新新小說第六期目錄(第一集世界俠客談之部)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

俠客談

法國俠客談

決鬪會

譯者
小造者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又

秘密囊

譯者
小造者

▲(第九) (潑皮之活計) (第十) 彭登牢獄一

▲(第十一) 皮登牢獄二 (第十二) 危崖 (第十

三) 大海

南亞俠客談

菲獵濱外史

著者
俠民者

▲(第五)

俄國俠客談

虛無黨奇話

譯者
冷血者

▲(第三) 我友伯爵夫人

雜錄

京華豔史

▲(第一) (第二)

吳梅村先生遺稿

秣陵春傳奇

批者
白齒齋軒

▲(第十一) 廟市 (第十二) 誤講 (第十三)

婿決

法國俠客談

(第二種)

譯者……小造

短篇小說
決鬥會

(二)

却說西歷一千九百年某月某日傍晚時候。天上彤雲密布。朔風怒號。很像要下雪的樣子。市上行路的人。都把首望着天說道。今晚這場雪。看來不小。且說且行。都趕歸家中去了。市上有幾家大大小小的店鋪。見街上行人漸稀。知道雪夜沒甚賣買。便各各把店面收拾。閉門禦寒。未到黃昏時候。把一條熱鬧的巴黎市街。早變成一個荒冷淒寂的所在了。到了初更的時候。天上果然飄飄揚揚。下起雪來。好大雪。！好大雪。！但見一片片似飛瓊舞玉。從空中漫天蓋地的蓋將下來。那時街上靜悄悄的。無一些人聲息。四下裏只聞得怒風吼叫。聲夾着些犬吠聲。路傍有一盞慘綠色的街燈。被雪壓得黯淡無光了。將近二更時候。那盞街燈的左面。忽然有一個黑影。一閃閃將過來。乃是一個年紀二十五六的少年。紳士穿一領黑色短衣。衣袋內露出一個手鎗的柄。不披雨衣。不戴風帽。面上露出氣忿忿的樣子。那少年走過了街燈。走到一個公園門前。擡起頭來一看。見牆上有四個大字。道水仙公園。少

年點了點頭。便舉起左脚跨進了園門。復又立定了。右脚在懷中取出。一個時辰表來。遠遠的。趁著那盞街燈的光。一看。只見短針正指九點五十分。少年又點了點頭。又舉起右脚。昂然行進。園去了。風益大了。雪益緊了。那少年進園之後。過了十分鐘。那街燈之傍。忽然又閃現出一個人來。那人也不披雨衣。也不戴風帽。穿一領牧師衣服。年紀約在三十左右。髯長及胸。一只手伸放在衣袋內。衣袋內似也有手槍一柄。那人疾行過了街燈。到了公園門前。立住了。脚擡起頭來。一看也跨進了園去。風越發大了。雪越發緊了。那人進了園後。不到五分鐘時。只聽得園內轟然的一聲。過了幾秒鐘後。接着又是一聲。這兩聲響了以後。園內仍是靜無聲息。過了一二分鐘後。忽然街燈的右邊。閃過兩個人來。但見一個人在左邊。一個人在右邊。那在右邊的人。把兩手扶着。那在左邊的人。那在左邊的人。氣喘不休。一只手上滿被著血。那在右邊的是誰？正是方纔那個年少的紳士。那在左邊的是誰？正是方纔那個長髯的紳士。那少年紳士扶著長髯紳士。過了街燈。走到市梢十字街上。一家棧房門首。把手在門上叩了幾下。只聽得裏面問道。要雇馬車麼？少年道。正是。裏面又問道。幾輛？少年道。兩輛。裏面答應了一聲。過了一時。只聽得呀的一聲。棧房門開了。馱出兩輛馬車。

來。馬車上坐著兩個馬夫。各披一件墨綠油布的雨衣。見二人滿身雪點。便問道。客人們是往那裏去的？那少年一面把那個長髯的紳士扶上了馬車。一面說道。我們是赴宴回來的。這位朋友因醉後吃了跌。手腕震開。故手上都被著血。他的宅子就在湖南街第七號門牌內。馬夫聽了答應了一聲。把馬打了一鞭。那輛車兒如飛的駛向左首去了。那少年見那輛馬車去遠了。自己便拂去了身上雪點。也登上了車。對馬夫道。與我駛至薔薇街第一百廿三號門牌的門首。馬夫便舉起鞭兒。把那輛車兒向右首駛來。經了幾個灣折。早已到了薔薇街了。馬夫找到了門牌。把車停下。那少年便下了車。交了車金。走至那人家的門首。把電鈴一掣。便聞有答應之聲。少時有一個幼婢。開出門來。手中執著一枝燭兒。少年便問道。小梅。小姐已就寢了麼？那幼婢道。阿呀？我道是誰。深夜到這裏來攪門。原來是亞大爺。爺從那裏來。如何在這樣的雪天。不穿一件外套。小姐正在樓上看書。還沒睡哩。快請進來。那少年笑了一笑。跨進了門。那小梅便來關了門。執著燭。把那少年導到樓上來。到了一間室門首。小梅笑說道。小姐。亞大爺來了。

却說那少年跨進室門。見室內電燈。照得滿室透亮。一位十八九年紀的女郎。擁着一個白狐裘兒。坐在火爐的傍邊。手中擎着一本書兒。正在那裏觀看。聽了小梅的說話。忙放下了書笑道。呀！是亞哥兒麼？這樣雪夜。從那裏來？說著。移過一只鋪絨椅子。放在火爐的傍邊。來讓那少年坐。那少年便扯那女郎一同坐了。笑道。霞娘！你猜我從那裏回來的？霞娘道。莫非又在那裏赴你們的甚麼會麼？少年搖頭道。不是的。不是的。霞娘道。不是赴會。爲甚麼在這雪夜。冒着雪回來？少年道。你且再猜一猜。霞娘道。你不與我說也罷了。我有甚麼閑功夫。來猜你的閑事情。說著。笑了一笑。把方纔看殘的那本書兒。拿在手中。少年乃笑道。我是決鬥回來的。霞娘聽了。不禁發了一個大怔。說道。呀！是決鬥回來的！忙在少年的腰間一看。果見袋內藏著一把手槍。霞娘不禁又連發了幾個怔。說道。在這樣雪天。我決不料你也去趕那樣勾當的。少年笑道。我們既是會內的人。這決鬥。就是我們遊戲的事。一般。分甚麼雪天和晴天。且正欲找一個雪天。纔分外顯出這決鬥的精神來呢。霞娘默然了一會。問道。你又爲甚麼事和人決鬥？少年笑了一笑。不答。霞娘又道。你和甚麼人決鬥？亞哥兒！少年又笑了一笑。仍是不答。霞娘胸中自是納悶。也沒有情緒去看那本書。

了。便把那本書拋放在火爐傍邊，兩只眼怔怔的向那少年望著。少年見霞娘無情無興，便搭趣著說道：霞娘！你爲甚麼不看了？說著把拋下的書取在手中，見那書面上寫著道：巴黎催眠術會章程。少年見了大喜道：我久聞得催眠術能治百病，正要想去覓一本章程來看看。不料你已與我代覓在此了。請問你是那裏得來的？霞娘似應不應的說了一聲道：是上月催眠術會開會時候。我使小梅去討得來的。少年道：這本書兒我聞得只由會內頒發。市上是沒有出售的。既有這本佳書，兩人同看，纔有趣味。說著把自己的椅子移近霞娘的身傍，說道：再從頭看去好麼？那少年的意思，一則急於要看這書，二則也想要解霞娘的悶。所以只管纏著要和霞娘同看。霞娘吃他纏不過，只得從了。少年便一手擎著書，一手將書面揭開，只見開首載著幾條「宗旨」「辦法」。少年看了幾則，覺得無味，乃胡亂看去，看了十餘頁以後，兩人凝眸，似似乎看出些趣味來了。又看了數時，少年不禁出聲念道。

一催眠術能治口吃之病
一催眠術能治近視之病

一催眠術能治種種游惰之病。
一催眠術能治種種瘋顛之病。

少年念至這裡說道：妙啊！這豈是尋常醫家所能夢見的事麼？說著又念道：

一催眠術能治種種健忘之病。

少年念了這句，不覺立起身來說道：妙極了！我這健忘的病，我問過巴黎的醫生，都說是不能治的了。我想，這因他們不知心理學，故這麼說。若通了心理學，沒有不能治的理。霞娘道：你且慢嚷著！你看下面還有按語。少年乃復坐下，把那按語看了一遍，說道：實在是神妙之極了。乃又將那按語念出來道：

按健忘病分二種：一先天健忘，謂本諸遺傳者也；本會治之在培其不足；一後天健忘，謂得諸病後者也；本會治之在復其本來。

少年道：我這健忘病，正屬後天健忘。說著把書放下，又說道：我聞得那會在前三日開過一次，不知下一次的會幾時纔開？霞娘道：小梅聞得會內人說，那會是一月開一次。少年道：這麼說，必須再經過二十餘日，湊足一個月的數，然後再開下一次的會麼？霞娘道：我也

是這麼想。不然。怎麼喚做一月一次呢？少年道。不知除了開會日之外。肯破例施診麼？霞娘笑道。好性急的人。那會的宗旨。是要發明學術。並不是爲治療病人而設的。開會日施診半日。已算是破例的了。如何再肯破例外的例。少年聽了發悶說道。可惜我沒有認識那會長。霞娘道。你認識會長也不中用的。我聞得那會長於催眠術正在研究之中。不肯輕易拿出來應用的。少年聽了無語。霞娘又笑道。你要認識那會長。不難。說着指着壁上道。你去認！少年望壁上一看。見掛著一張大大的照片。大喜。忙去取了過來一看。讚道。好相貌。好相貌！

(三)

且說少年取過那張照片一看。見是一位年垂八十的老學士。兩眼炯炯。放出兩道寒光。額下一部雪白的美髯。直垂至腹。身上穿著是博士的衣服。少年說道。不是這等相貌。如何做得催眠術的會長？問霞娘道。這又是那裡得來的？霞娘道。這也是小梅去討得來的。少年又見照片的下邊。注著幾行小字。乃是德國柏林大學堂卒業生。內外科醫學博士狄山兼任巴黎催眠學會會長。現寓湖南街第七號門牌。裡面少年看到現。厲下幾字。不覺怔了。

一怔。乃將那張照片拿到壁邊去。仍掛好了。只見壁上。又有一張小小的照片。也取下來。一看。不是別人。乃是霞娘。只見霞娘披著一領大毛狐裘。手中撚著一枝梅花。兩眼看著花微笑。精神態度。躍然欲生。少年飽看了一回。說道。霞娘！你好！你幾時去照的。怎麼不說一聲。與我知道。你若說與我知道了。可將我也照在上面。我們兩個人照在一張照片上。掛在這室內。豈不更多雅趣麼？霞娘笑道。亞哥兒！我們從前失去了一張。你還嫌不穀。再欲送去一張麼？少年聽了。也不禁笑了。乃將照片掛好了。翻身走到椅邊坐下。俯倒了身子。把兩手貼近那火爐的門兒烘著。一面烘著。一面想了一想。笑道。霞娘！我正有一句話。要和你說。我們失去的那張照片。我已探索得了。霞娘似信不信的應了一聲道。噯！何不拿來掛在這裏？少年道。我只探得了那個竊照片的人。沒有去將那照片索取回來。霞娘見少年語調懇實。便也有幾分信了。說道。你說的說話很是你。若去索取。難免將那人的醜名播與人知道。我們自當存幾分厚道纔是。只是那竊取的人是甚人？少年道。那人的姓名。不便告訴。與你知道。霞娘聽了發悶道。你不告訴與我姓名也罷。只是你怎地能將那人探出的呢？你探去的人。果真是那竊取照片之人麼？你不要錯疑心了。人麼？少年說道。

不會錯的。我雖往往不免錯疑心人。但是這次我見了那真賊。纔斷定那厮是實犯。斷斷不會錯的。霞娘聽了。心內覺得怦怦有些不安道。你果見了那張照片麼？你用甚麼術兒去探得的？少年道。我探這件事。很是奇怪。真如有神明在暗中助我的一般。少年說至這裏。復將身子坐了起來。把背靠穩在那剪絨的椅檔上。乃接說下去道。我自前日在這裏聽了失去照片的話。我自後便日夜去想。探明此事。只是我於偵探一道是不大在行的。更兼天性褊急。於偵探上是很不相宜的。所以雖想偵探此事。終苦於無着手的地方。到了後來。我乃想到竊取那照片之人。必是和我有嫌隙之人。不然爲甚麼別的貴重物件都沒有動。單單竊了那張照片去呢？我乃於我自己胸中搜索。與我兩下有嫌隙的人。是個甚麼人呢？不料我纔一搜索胸中。便湧出一個人來。那個人真與我有海樣深的嫌隙。那個人與我的嫌隙的根。在我與你締交的時候。就種下了。霞娘！我自經了大病之後。把病前的事都已忘去了。你也知道的。只是我與那人的嫌隙。我覺得深深刻在我的腦裏。是永永不能忘的。論情我也應把那嫌隙忘去。使我的腦根得以清淨。但我恐我雖能忘去那人。終不能也學我忘去。因此我無奈。何只能將那嫌隙留在腦裏。少年說至這裏。霞娘搶著問道。你只

說那人那人。到底是甚人？少年道。那人的名姓我方纔說的。不能告訴與你。你且再聽我說。說下去。我自胸中想出之。那人是與我有嫌隙之人。我便自己決然說道。竊取那照片之人。除了那人還有甚人呢？霞娘又搶著說道。這又是你的徧急了。如何斷定那人就是竊照片的人呢？我終不能相信。少年笑道。豈但你聽了不能相信。就是我自己當時想出了也不能就相信呢！少年說至這裏。只見婢女小梅拿了一個壺兒。兩個白磁盃兒。笑嘻嘻的走來說道。爺們談了半天。喉嚨不燥渴了麼？快請潤一潤喉罷。說罷。把兩個盃兒放在桌上。熱騰騰斟的斟了兩杯牛乳。端了過來。少年霞娘各各接了。小梅便拿了空壺。想欲走出屋子去。少年叫住了問道。小梅！這時候還有地方去喚馬車麼？小梅道。有是有的。只是路遠些。我去喚了來。須要點把鐘時候。爺能稍遲一刻回府麼？霞娘把壁上的掛鐘一看。說道。現已十一點多了。你快去快來。少年道。我遲至一點鐘回去也還不妨。再遲可不能了。小梅應了一聲。急急的下樓。出後門喚車去了。這裡少年與霞娘各人喝乾了牛乳。霞娘便說道。亞哥兒！你快再說下去！

却說少年當下接說道。我當時胸中想出了那個人之後。我自己也不信。我如何就斷得定。那人就是竊照片之人。我不要錯疑心了人麼？我當時胸中自問自答。覺得皇惑到萬分。到了後來。我想定了一個主意。欲知實犯。須見真贓。我何不到那人那裏去探一探呢？我想定了。我立刻就坐了馬車。到那人家內去說來訪候。不料那家的下僕攔門說。主人不在。我聽了。只得喪氣而歸。那夜我就疑心道。那人果然不在家麼？抑是心虛不肯見客麼？霞娘笑道。你這褊急的性。真是不能改的了。少年也笑了。又接說下去道。到了明日又坐了馬車去訪候。那日那人却在家了。我每聞得偵探探人隱事。常在其人之言語舉止間留神。因此我見了那人的面。第一就留心察他容貌。第二留心聽他說話。但是奇怪！奇怪！我一見了那人的容貌。覺得那人果像是竊照片的人。又一聽了那人的言語。覺得那人越像是竊照片的人。又看那人的舉足移步。一發是竊照片的人。無可疑的了。少年說至這裏。霞娘又忍不住笑道。你所說的。可與支那古時列子所說的一般無二了。凡人對了他人一起了疑心。便覺得他人無處是不可疑的。這都是你性兒褊急的緣故。少年笑道。你且慢笑著聽我再說下去。我見了那人之後。那人就把我引進宅去。那人說他幾間書房都已租給與

一個甚麼醫學博士了。因此把我直引到他臥室內去。但是我進了他的臥室後，我把眼向室子的周圍壁上，一看，見了一件東西，我見了那件東西，就幾乎昏顛過去。霞娘聽至這，甚是駭異。霞娘！我與你合照的那張照片，端端正正懸掛在那人牀前壁上。霞娘聽了，早已怔個不住，停了半晌方說道：真是奇怪！但也罷了。你當時不會向那人道破麼？少年笑著搖搖頭道：不會。霞娘聽了，方安了心，說道：這纔是厚道。少年道：我當時非不欲向他道破，但是僅僅道破了，如何消得下我這口氣呢？霞娘聽了，又大驚道：你以後又趕了甚麼事呢？少年道：我沒有趕甚麼事。我不過踐了我的約。霞娘道：甚麼約？少年道：就是我與的合照那照片。那時候的約了。霞娘想了一想，道：我沒有記得。少年道：這約是我寫在你的日記上的。我自病後也早已忘去了。前日偶然在你書架上翻閱那本日記，恰好將那約檢得。故此還記在腦裏，說着起身，走至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拿到霞娘面前。霞娘一看，乃是一本舊日記。少年道：那條約我念與你聽。說着揭開那本日記，念道：

某年某月某日。亞一偕其未來之愛妻霞娘，往耀華照相館合照照片一張。越七日，照片至。乃懸之於牀前壁上，供香花。陳嘉果而致祝辭焉。〔辭畧〕祝畢，復相與戲約曰：自公